

如何思考建筑、看待人与建筑的关系，建筑的学与思、教与践如何传递出一门学科的魅力——

建筑学人的那些事儿



□ 本报记者 李梦馨

建筑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艺术，生活离不开建筑，可多数人对于一栋建筑背后的人与事儿，知之甚少。如何思考建筑、如何看待人与建筑的关系，关于建筑的学与思、教与践如何传递出一门学科的魅力——《海右名宿——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口述史》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了解的机会。

一切“苏化”的年代里 对建筑本质的坚守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切学苏联成为社会的重要导向。当时还在南京工学院读书的缪启珊教授提起就有一箩筐的话要说，“不只是课程教学，连作息也按照苏联的高校作息时间安排。”

早上六点钟，全校开始上课，一直上到下午两点钟才结束。每天8个小时紧张的脑力劳动，到了最后一节课，脑子已经变成了一锅浆糊，上下眼皮不停打架，使劲撑着看老师，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屁股早就坐不住，蹭来蹭去的。“那时大家的生活比较困难，裤子上都有补丁，有调皮的同班同学说，那是最后两节课，饿得在椅子上蹭来蹭去给磨破的。”缪启珊笑道。

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看的是苏联小说，唱的是苏联歌曲，政治课要学苏联，专业课更是离不开。除了《中国建筑史》几乎所有课程都能发现苏联的影子。落实到实实在在的课堂上，更是如此，不管实际需求如何，形式上都要往苏联风格上靠。

1959年主导创建山东建筑学院（山东建筑大学前身）建筑学专业的伍子昂，对现代建筑的理解却大有不同，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多研究建筑的本质问题，不要被这些外表的热闹模糊了双眼”。

伍子昂长孙伍江，也走上了建筑学的道路，现任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据他回忆，寒暑假的时候，去济南同祖父交谈，常常谈起何为现代建筑。两人在马路上散步时，伍子昂突然就指着路边的房子说，你看这个房子，为什么外面要有一个窗台；你看这个新房子，建了没有多久，就像流鼻涕一样，非常难看，但如果有个沟呢，水就不会滴下去，房子就会很干净。

“这类细节才是建筑里最重要的东西。”伍子昂说，建筑背后，有很多更人性、更本质的东西，跟那些建筑风格、建筑师，尤其是建筑外表的东西，关系不大，只有把本质的东西搞好了，才有可能让建筑在文化上上一个台阶。

在大家伙儿热烈讨论如何在建筑中体现传统中国样子的时，伍子昂尤其反感简单地把传统的外衣套在现代建筑的外面。伍江说：“他并非不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极度热爱。他认为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在现代中国建筑中体现，不应该是简单地体现在外表上，而应该是在内涵上。”

“伍老总”“四大名捕” 建筑系老师的众生相

还未到山东建筑学院兼职时，伍子昂在山东省建设厅建筑设计院（后为“山东省建筑设计院”）担任总建筑师总工程师，同事都称他“伍老总”，心里将他当作半个老师。刚毕业的年轻同事，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有时伍子昂看完图，讲了如何改，他们也执意不听，找各种借口，拖拉着不改。

伍子昂就用一句话来规劝大家，说“你们是做馒头的，我是吃馒头的，而且我经常吃馒头，天天吃馒头，我一尝就知道你们这个馒头做得好还是不好，哪里缺什么哪里多

什么。”他常常手把地教他们改图，当时的同事回忆起来都说，“是他成就了咱们这一批人”。

有伍子昂这样循循善诱的，就会有像周兆驹教授这样严格得出了名的。1986年下半年开始，他给建筑学专业讲授“建筑物理”课，在讲台上站就是23个年头。在学生眼中要求严格的教师，被称作“四大名捕”，周兆驹教授就是“名捕”之一。

学生抄袭作业是他最不能容忍的事，发现有抄作业的，他就在作业本上写评语，甚至当面批评——“如果连这么一点儿作业都不好做，以后可能就变成小事不做大事又做不来。不老实做作业，眼高手低，出去就会犯一些低级错误。以后到了设计院，在图纸上多写或少写一个零，多画或少画一条线，都会造成施工中的大事故！”

不光抓作业，也抓考试，监考的时候周兆驹特意转着圈走，不放过任何一个作弊的学生，渐渐地，就被学生冠以“四大名捕”的称号。周兆驹知道了，一笑置之，“我一点也不后悔。培养学生良好的学风不仅是学校的大事，也是每个教师的大事。‘教书育人’不是口号，是靠做出来的。”

形形色色的老师都有，像陶世虎教授这样真正和学生打成一片的，并不多见。他从1979年开始任美术课老师，美术课属于实践性教学，师生关系有些类似师徒关系。上课时，是师生；下课后，是朋友。他带学生去铁岛、承德避暑山庄写生，白天画画、晚上讲鬼故事；给学生做大厨、喝酒、会餐，是常有的事。

八十年代初，陶世虎托人从南京买了台13寸黑白电视机，成了全系第一家有电视机的，他家的筒子楼宿舍就成了全系师生的欢聚点。1981年女排世界杯的时候，班里十几个同学挤在他家看比赛，为女排姑娘们鼓掌欢呼，床上、桌子上都是人，还有四个大小伙子坐在新打的写字台上，竟然把台面都坐裂了。

建筑学学生的三条“腿” 关节灵活“腿”才强劲

俞育岱教授对于建筑设计有个精妙的比喻：建筑学的学生要有三条“腿”，美术是艺术的“腿”，而画法几何和建筑构造就是技术的两条“腿”，建筑设计初步是“腿”之间的“关节”，把艺术和技术沟通起来。要让“关节”灵活稳固、让“腿”强健，首先，字体练习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建筑学的学生字要写得稍微漂亮清晰一点儿，不然让人笑话。”俞育岱说。

据曾任伍子昂助教的蔡景彤教授回忆，1959年建筑学专业第一年招生时，伍子昂就要求学生先把仿宋字练好，练得超过名校学生。自此开始，练仿宋字成了一项传统。“伍老总说，仿宋字太突出了，仿宋字写不好，一眼就能被看出来。”俞育岱说。

字体是一块，此外还有线条练习。俞育岱回忆自己上学的时候，只能用鸭嘴笔，能把人累死。一个鸭嘴，把墨水滴在里边，然后调节粗细，慢慢晃，尤其夏天，一出汗，纸就湿了，墨水一掉在上面，这张纸全完了，真苦啊。

再就是水墨渲染、水墨练习、水彩渲染、实体渲染，一步一步，锤炼基本功，建筑设计的根基才算打牢了。

俞育岱说，建筑设计的本质是人的生活行为和生产行为物质化的过程。“航空港复杂吧？是复杂。住宅，简单吗？也不简单！它们设计的本质没有区别。设计住宅是什么过程呢？你要先了解你的生活需求，进门怎么样？有玄关，有客厅，有厨房，有厕所，把它物质化了，这个设计不就完成了吗？这就是物质化过程。认为航空港复杂的原因可能就是没怎么坐过飞机，想办法坐一次，怎么安检，怎么进去，怎么出港，这个流程就搞清楚了。”只要抓住了设计的本质，建筑设计就是一件很简单愉快的事。

具体来说，建筑设计分为居住建筑设计，如别墅、住宅、度假旅馆等，再就是公共建筑，满大街除了居住建筑，其余大部分

都是公共建筑，像影剧院、商场、体育馆、火车站、汽车站等。“国内有个错误的倾向，设计院都愿意抢着做公共建筑，不愿做居住建筑。”俞育岱说。他不大赞同这种做法，住宅设计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简单，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需要对功能、人和住宅的关系摸得很透。俞育岱颇为住宅设计鸣不平，“住宅建筑占到了周围建筑的七成以上，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不能忽略。”

不要忘掉它是一个工程实践 纸上画出来的不是房子

建筑界旧有的认识是，将建筑学专业定位成工科里的文科、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感性和理性的交融。张建华教授认为，这种观点夸大了感性的作用，理性的作用有所削弱。

“真正做设计时，考虑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只解决一些功能问题。理论的根基是否厚实，会影响设计水平的高低。”他说。一个初出茅庐的设计师模仿老先生做东西，常常只追求形似，面上一样，风格一致，就以八九不离十了。其实，最关键的在于技术和处理细节的方式，最主要的差距也在这上头，除了用经验多寡解释，理论功底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有一年，有人邀请张建华去参观威海华夏文化城，让他给提提意见。在公园入口处，有几座石狮子，他马上看出了不和谐的地方。公园大门的建筑形式是中国传统风格，但石狮子却是西方流派。中西石塑风格上的差异在于中国石塑讲究抽象，而西方追求具象。因此，虽然从尺寸、尺度上看跟整个建筑还算协调，但从文化源流上讲，就会出现矛盾。

单是石塑，就能体现某一时代、地域的文化内涵和思想特点，他举了汉代雕塑的例子，“汉代雕塑高度抽象，看上去十分粗犷，既能表现出狮子的威武，具体到面部细节又能看出柔情，这也是汉代思想文化特点的映射。”知晓了这些基本知识，才能更加游刃有余地从事设计。因此，理论和设计从来并不冲突，而且对开阔设计者的思路十分有帮助。

从理论到设计是一步，从设计到建造是另外关键的一步。伍江对此颇有感触，他想起自己刚上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暑假经常去找祖父伍子昂，请教建筑学上的事。伍子昂有意锻炼他，就把他放在设计院，对他说话：“你不能把一个房子很好地造出来的话，就永远不是一个好的建筑师。”得益于这段经历，伍江较早地认识到，一个建筑绝不仅仅是画出来了就造出来了，只有具备了工程上的积累和思考，才能把这个房子很好地造出来。

在后来几十年的教学中，他一直对学生说，建筑作为一个文化产品，在精神层面、艺术层面的确非常重要，但千万不要忘掉它

是一个工程实践，不是画画，不是在纸上画出来就是一个房子。

“其实，学习建筑理论也好，建筑历史也好，建筑设计也好，建筑技术也好，不管学什么，建筑都是一个很完整的东西，很难说你就是个建筑师，但不需要进行任何理论思考；或者你是一个理论家，却不知道建筑是怎么建起来的，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伍江说。

熬夜只为“打擂台” 苦中作乐的建筑岁月

“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让你们吃着了！”1958年，还有一年就从南京工学院毕业的缪启珊，幸运地参与了“首都十大建筑”之一的北京火车站的设计。

每天上午，参加同一个项目方案设计的单位在某个展览大厅集合，展出本单位的初步方案，提供给大家评议。下午各单位分散活动，根据上午大家对自己方案提出的意见，进行考虑、研究、修改，然后连夜画出新的设计方案来，第二天上午再次进行展览……这种反复展览、提意见、修改的形式，被称为“打擂台”。

“打擂台”是艰苦的脑力劳动，从展览中听取意见，然后修改方案，再重新设计，同时画出全套图样，一天之内要完成如此繁重的系列工作，师生们每天都要忙至深夜。在这样高度紧张、日夜连轴转的日子里，所有人都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中，吃饭和睡觉都自觉让位了。

每天深夜万籁俱寂，绘图工作接近尾声时，有教师会带头唱起歌来，其他人随声附和，一首首悠扬动听的歌曲，就从某个设计院一间灯火通明的绘图室飞出窗外。全部工作结束以后，回到驻地还要步行一段路程。缪启珊回忆，虽然紧张忙碌了一天，可大家都精神抖擞毫无倦意，手拉手，肩并肩，开始还只是说着笑着，然后就情不自禁放声高歌，有人还用嘴模仿着号子和铜鼓，在静悄悄的夜里奏响了一首慷慨激昂的军歌。这时候，愤怒的居民终于忍不住，推开窗户大声呵斥：“一群疯子！”

建筑人的岁月并不总是这样快乐，艰苦写满了大多时候。1959年，缪启珊初为人师时，建院的情况真可以用“凄惨”二字形容。周围尽是荒地，一座红楼孤零零地立着，中间四层两边三层，中间坡屋顶，两边平顶。年轻老师住在红楼大楼梯旁边的小房间，年纪大点的人叮嘱他们，“晚上你们别出去，外面有狼，从千佛山那边过来”。

当时的和平路只能通过驴马车的窄路，路面全是黄土，“一刮风，我们就全变成黄脸婆了”，缪启珊笑着说。馒头，窝窝头，菜里也全是土。红楼兼着教室、办公室和单身职工宿舍，不分专业，建筑、施工、结构、给排水、暖通；十来个老师挤在一个办公室里。一楼南面是教研室，北面是实验室，中间是门厅，两头三层的部分是大教室，二楼西面是图书馆，四楼两边平顶的部分是学生做课间操的地方。“苦中作乐，物质匮乏，但精神是富足的。”缪启珊说。

一座记忆大厦的修复

□ 本报记者 李梦馨

“这是一本历史，一本关于人的记忆的历史，一本关于地方院校建筑学人的生命史。”《海右名宿——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口述史》通过专业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地方建筑院校专业学科发展史研究之先河。

该书编者全晖在后记中写道：在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时间”本身是无意义的，只有当“此在”作为生存的“时间性”而存在，这段时光才有了历史性的光芒。在这一段熠熠闪光的岁月里，“人”是意义的唯一赋予者。

该书的工作，始于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学专业办学六十周年、城市规划专业恢复办学四十周年时的“寻找子昂”活动。“子昂”即伍子昂，中国建筑教育的先驱者之一，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学专业的奠基人。在一手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匮乏的情况下，山东建筑大学组织老师和校友，沿着伍子昂先生生前的足迹，在广州、上海、济南、青岛、北京等其曾经学习、生活、工作过的城市中，拜访其家人、朋友、同事、学生，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复原、再现他一生的版图。在这部书中，伍子昂先生对山东建筑大学乃至山东建设事业所作的贡献得以首次完整且深度地呈现。

从草创初期摸索前行，到十余年的动荡与沉寂，增设城规专业时“七条好汉”的艰难与热情，再到建筑学专业复招后于坚守中创新，学院发展进入快车道后的反思……在建筑城规学院十四位老教授的访谈中，个人的成长与学院的建设发展紧密结合，两条历史的线性叙事线索，被放置在山东建筑大学构成的历史语境下，还原了时代变迁中老一辈知识分子为师、为学、为人的态度，以及六十年发展的艰辛历程。

该书通过从半结构式到结构化提问，采用生命史述的方式收集本人、家人、朋友、同事、学生的口述史料。在一年多访谈、整理、撰写、影像口述采集的过程中，口述团队的师生共形成访谈逐字稿近百万字，采集影音素材数百小时，照片数百张，建立起“建院口述史记忆库”，记录了老一辈建院人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办学历程和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该书采用平实易懂、流畅亲切的语言，力求真实生动，通过情景再现，返回历史现场，发掘真实的历史事实，凝练“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勤奋务实、博学创新”的地方院校建筑学人的精神，建构专业记忆的多元图景。

值得注意的是，当亲历者的声音在历史解读中日益重要，当历史的场景得以生动地再现，当普通人开始发掘那些隐藏的或未曾讲述的故事，开始关心宏大历史叙事不屑于关注的细节时，史学的方法和技能依然不可替代。

在口述访谈的基础上，对信息进行审辨、分析、比较的环节亦不可或缺。该书通过收集历史资料档案、人事档案、报刊、图片、图纸、照片、会议记录、政府证明、私人日记等档案史料，在不同来源的口述史料之间以及口述史料与相关有限文献史料、档案史料、实物史料之间进行多重互证，勾勒出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六十年发展的历史丰富性。

这不仅仅是访谈，也是一座记忆大厦的修复，一次关于地方建筑教育精神的寻根。在“寻找子昂”的活动中，海内外校友共同参与寻找建筑学奠基人伍子昂先生的足迹过程中，每个人都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局内人”，成为学院历史书写者，将自己在建大的时光雕刻成这座记忆大厦的一块砖。老一辈建筑教育者的故事在沟通、理解、回忆、记录、倾听中，得以春蚕吐丝、玉锦绵长。



图①：陶世虎给城本814班上美术写生课
图②：伍子昂给山东省设计院的同事评课
图③：周兆驹和8531班的同学在一起
图④：原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南校门